

【英】阿·柯南道尔 著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

群众出版社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下

(英)阿·柯南道尔 著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装帧、插图：文关旺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（下）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9.5印张 465千字

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01—150000册 定价：1.80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恐怖谷 | 李家云 译 |
|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| (3) |
| 一 警告..... | (3) |
| 二 福尔摩斯的论述..... | (12) |
| 三 伯尔斯通的悲剧..... | (21) |
| 四 黑暗..... | (30) |
| 五 剧中人..... | (42) |
| 六 一线光明..... | (54) |
| 七 谜底..... | (67) |
| 第二部 死酷党人 | (84) |
| 一 此人..... | (84) |
| 二 身主..... | (92) |
| 三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..... | (110) |
| 四 恐怖谷..... | (125) |
| 五 最黑暗的时刻..... | (136) |
| 六 危机..... | (148) |
| 七 伯尔弟·爱德华的妙计..... | (159) |
| 八 尾声..... | (168) |
| 最后致意 | 雨 久 译 |
| 前言..... | (175) |
| 威斯特里亚寓所..... | (176) |
| 硬纸盒子..... | (208) |
| 红圈会..... | (230) |
| 布鲁斯-帕廷顿计划 | (250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临终的侦探 | (282) |
| 弗朗西丝·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| (299) |
| 魔鬼之足 | (320) |
| 最后致意 | (346) |
| 新探案 | 刘 绯 译 |
| 序言 | (367) |
| 显贵的主顾 | (369) |
| 皮肤变白的军人 | (395) |
| 王冠宝石案 | (415) |
| 三角墙山庄 | (433) |
| 吸血鬼 | (451) |
| 三个同姓人 | (468) |
| 雷神桥之谜 | (484) |
| 爬行人 | (509) |
| 狮鬃毛 | (529) |
| 带面纱的房客 | (548) |
| 肖斯科姆别墅 | (560) |
| 退休的颜料商 | (578) |



恐 怖 谷

李家云 译

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

一 警 告

“我倒以为……”我说。

“我应当这样做，”福尔摩斯急躁地说。

我自信是一个极有耐性的人；可是，我得承认，他这样嘲笑地打断我的话，的确使我有不快。因此我严肃地说：

“福尔摩斯，说真的，你有时真叫人有点难堪啊。”

他全神贯注地沉思，没有即刻回答我的抗议。他一只手支着头，面前放着一口未尝的早餐，两眼凝视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那张纸条，然后拿起信封，举到灯前，非常仔细地研究它的外观和封口。

“这是波尔洛克的笔迹，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尽管我以前只见过两次波尔洛克的笔迹，我也毫不怀疑这小条就是他写的。希腊字母ε上端写成花体，这就是它的特色。不过，这要真是波尔洛克写的，那它就一定有极为重要的事了。”

他是在自言自语，而不是对我说的，可是这番话却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使我的不快为之烟消云散。

“那么，波尔洛克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华生，波尔洛克是个假名，它不过是一个人的身分符号而已，可是在它背后却是一个诡计多端、难以捉摸的人物。在前一封信里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，这不是他的名字，并且公然向我

指出，要想在这大都会的茫茫人海中去追踪他是徒劳无益的。波尔洛克之所以重要，并不在于他本身，而在于他所结交的那个大人物。你想想看，一条鲭鱼和一条鲨鱼，一只豺狼和一头狮子——总之，一个本身虽不是了不起的东西一旦和一个凶恶的怪物携起手来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怪物不仅凶恶，而且阴险至极。华生，据我看来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怪物，你听说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吗？”

“那个著名的手段高超的罪犯，在贼党中的名声犹如……”

“别说外行话，华生，”福尔摩斯不赞成地嘟囔着。

“我是想说，犹如在公众中一样默默无闻。”

“妙！你真有过人的机灵！”福尔摩斯大声说道，“真没想到你说起话来也富有狡黠的幽默腔调呢。华生，这我可要小心提防着点呢。可是把莫里亚蒂叫做罪犯，从法律上讲，你却是公然诽谤——这正是奥妙之所在！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阴谋家，是一切恶行的总策划人，是黑社会的首脑，一个足以左右民族命运的智囊！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可是一般人对他却毫无怀疑，他从未受到任何指摘，他的善于处世为人和厌恶自我表现的风度又是那么令人钦佩。因此，就凭你说的这几句话，他就可以把你拖上法庭，罚你一年的年金去抵偿他的名誉损失。他不就是《小行星力学》这部书的驰名作者么？这部书上升到纯数学罕有的高度，据说科学界没有人能对它提出什么批评。这样的人，是可以中伤的么？信口雌黄的医生和受人诽谤的教授——这就是你们两人将分别得到的头衔！那可真是天才呢，华生。可是，只要那些小爪牙弄不死我，我们就总有一天会得胜的。”

“但愿能看到这一天！”我热诚地欢呼道，“可是你刚才提到波尔洛克……”

“噢，不错，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，离它连接着的那个庞然大物并不远。波尔洛克不是十分坚固的一

环——这只是咱俩之间这样说罢了。就我所能测到的来说，他是这个链条中唯一的薄弱环节。”

“可是一环薄弱，全局也不能坚固啊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我亲爱的华生。因此，波尔洛克就非常重要了。他还有点起码的正义感，我又偶尔暗地里送给他一张十镑的钞票，在这一点适当的鼓励下，他已经有一两次事先给我送来了有价值的消息，其所以很有价值，因为它能使我预见并防止某一罪行，而不是让我事后去惩办罪犯。我毫不怀疑，如果手头有密码，我们就能发现这正是我上面说过的那种信。”

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铺在空盘子上，我站了起来，在他身后低头注视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，文字排列如下：

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
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
26 BIRLSTONE 9 47 171

“福尔摩斯，你从这些字能得出什么结论呢？”

“很明显，这是想用来传达秘密消息的。”

“可是没有密码本，密码信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完全没有用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说‘在这种情况下’呢？”

“因为有许多密码，在我读起来，就象读报纸通告栏里的山海经一样容易。那些简单的东西对人的智力来讲，只能使人感到有趣，而不感到厌倦。可是这次就不同了，它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。只要不告诉我是哪本书的哪一页上，那我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又要道格拉斯（DOUGLAS）和伯尔斯通（BIRLSTONE）两个字呢？”

“显然是因为这本书上没有那两个字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不指出是哪本书呢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你有天赋的机智、生来的狡黠，使你的朋友们都感到高兴；就凭这点机智，你也不至于把密码信和密码本放在同一信封里。因为信件一旦投递错了，那你就败露了。象现在这样，只有两封信都出了差错，才能出乱子。我们的第二封信现在已经该到了，如果未来的那封信里不给我们送来解释的文字，或者更可能的是，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，那才使我奇怪呢。”

果然不出福尔摩斯所料，过了几分钟，小仆人毕利进来了，送来了我们所期待的那封信。

“笔迹相同，”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时说，“并且竟然签了名，”当他展开信笺的时候，兴高采烈地接着说，“喂，华生，咱们有进展了。”可是他看完信的内容以后，双眉又紧锁起来。

“哎呀，这可太使人失望啦！华生，恐怕我们的期待都要变成泡影了。但愿波尔洛克这个人不会遭到不幸。”

‘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：

这件事我不愿再干下去了。这太危险了，他怀疑我了。我看得出来他怀疑我了。当我写完通信地址，打算把密码索引送给你时，他完全意想不到地来了。幸亏我把它盖住了。要是他看到了的话，那对我就非常不利了。可是我从他目光里看出不信任的神色来。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了吧，那封信现在对你没有用处了。

弗莱德·波尔洛克’”

福尔摩斯用手指搓弄着这封信，坐了一会儿，皱着眉头，凝视着壁炉。

“也许这并没有什么。也许只不过是作贼心虚罢了。他自

觉是贼党中的叛逆者，所以可能从那个人的眼光里看出了谴责的神色。”福尔摩斯终于说道。

“那个人，我想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。”

“一点不差！他们那一伙人，不管谁只要一提到‘他’，都知道指的是谁。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‘他’。”

“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哼！这倒是个大问题。当有一个欧洲第一流的智囊在与你作对，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的一切势力，那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的朋友波尔洛克显然是吓糊涂了——请你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看。这说明，信封上的字是那个人突然来访前写的，所以清楚而有力，可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几乎看不清楚了。”

“那他何必写这封信呢？索性放下不管就算了？”

“因为他怕那样一来，我就会去追问他，给他找麻烦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，“当然了，”我拿起原来用密码写的那封信，皱着眉头仔细看着，“明知这张纸上有重大秘密，可是又毫无办法去破译它，简直把人急疯了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推开他一口没尝过的早餐，点着了索然乏味的烟斗，这是他默然沉思时的伴侣。“我很奇怪！”他把身子仰靠在椅背上，凝视着天花板，说道，“也许你那马基雅维里^①的才智，漏过了一些东西。让我们靠单纯推理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。这个人编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。咱们就从这点出发吧。”

“相当没把握的出发点啊。”

“那末让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吧。当我把思想集中到它上面的时候，这件事就似乎不是那么莫测高深了。关于这本书，我们有什么可供查清的迹象没有呢？”

① 马基雅维里系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。——译者注

“一点也没有。”

“嗯，嗯，未必完全糟到这个地步。这封密码信，开始是一个大534，不是吗？我们可以假设，534是密码出处的页数。那么我们这本书就是一本很厚的书了。这样我们就多少有所进展了。关于这本厚书的种类，我们有些什么别的可以查明的迹象没有呢？第二个符号是C 2，你看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华生。”

“当然是说第二章^①了。”

“不见得是这样，华生。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理由的：既然已经指出了页码，那章数就无关紧要了。再说，假如534页还在第二章，那第一章就一定长得令人吃不消了。”

“代表第几栏^②！”我喊道。

“高明，华生。今天早晨，你真是才华横溢呀。如果它不是第几栏，那我可就真是误入歧途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我们设想有一本很厚的书，每页分两栏排印，每一栏又相当长，因为在这信中，有一个词的标数是二百九十三。现在我们的推理是否到顶了呢？”

“恐怕是到顶了。”

“你太小看自己了，我亲爱的华生。让你的智慧再放一次光芒吧。再动一动脑筋看！如果这本书是一本不常见的书，他一定早已寄给我了。在他的计划遭到挫败以前，他没有把书寄给我，只是打算通过信件把线索告诉我。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。这就足以表明，这本书一定是他认为我自己不难找到的。他有这样一本，所以料想我也会有。总之，华生，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。”

“你的话听起来确实合情合理。”

“所以我们已经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。书分两栏排印，并且是一本常用的书。”

①② 英文的章为Chapter，栏为Column，均以字母“C”开头。——译者注

“圣经！”我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。

“好，华生，好！可是，如果你不见怪的话，还不够十分好。即使我接受对我的赞扬，我也不会列举出一个莫里亚蒂党徒手边不大会有的书来。此外，《圣经》的版本那么多，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同。这本书显然是版本统一的书。他知道他书上的534页肯定和我书上的534页完全相同。”

“可是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却很少呢。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，我们的出路恰恰就在这里。我们的查找范围又缩小到版本统一而又人人都会有一本书了。”

“肖伯纳的著作！”

“华生，这还是有问题的。肖伯纳的文字洗炼而简洁，但词汇量有限。其词汇很难选择用来传递普通消息。我们还是把肖伯纳的著作排除吧。由于同样的理由，我看字典也不适合。那么还有什么书籍呢？”

“年鉴！”

“太好了，华生！如果你没有猜中要害，那我就大错特错了！一本年鉴！让我们来仔细考虑一下惠特克年鉴的条件吧。这是本常用的书。它我们有需要的那么多页数，分两栏排印，虽然开始词汇很简炼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它快到结尾时就很罗嗦了。”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拿起这本书来，“这是第534页，第二栏，我看这是很长的一栏，是讨论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。华生，请你把这些字记下来！第十三个字是‘马拉塔’，我担心这不是一个吉利的开始，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‘政府’，虽然这个字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有点离题，但至少还有点意义。现在我们再试试看。马拉塔政府做了些什么呢？哎呀，下一个字是‘猪鬃’。我的好华生，咱们失败了！这下子算完了！”

他说话时虽然用的是开玩笑的语气，可是颤动的浓眉却反映出了内心的失望和恼怒。我也无可奈何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，凝

视着炉火。忽然间，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。他奔向书橱，从里面拿出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来。

“华生，我们吃了太时新的亏了！”他大声说道，“咱们追求时髦，所以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今天是一月七号，我们非常及时地买了这本新年鉴。看来很可能波尔洛克是根据一本旧年鉴凑成他那封信的。毫无疑问，如果他把那封说明信写完的话，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的。现在我们看看第534页都讲了些什么。第十三个字是‘There’，这就有希望得多了。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‘is’——‘There is’（两个字连起来，是‘有’的意思——译者）”，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眼发光，在他数一个个字的时候，他那细长而激动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，“‘danger’（‘危险’——译者），哈！哈！好极了！华生，把它记下来。‘There is danger——may——come——very——soon——one’（‘有危险即将降临到某人身上’——译者），接下去是‘Douglas’（‘道格拉斯’——译者）这个人名，再下面是‘rich——country——now——at——Birlstone——House——Birlstone——confidence——is——pressing’。（‘确信有危险即将降临到一个富绅道格拉斯身上，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，火急’——译者）。你看，华生！你觉得纯推理和它的成果如何？如果鲜货店有桂冠这种商品出售，我一定要叫毕利去买一顶来。”

福尔摩斯一面破译那密码，我一面在膝上把它草草记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。我不禁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些奇怪的词句。

“他表达意思的方法是多么古怪而勉强啊。”我说道。

“恰恰相反，他干得简直太妙了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当你只在一栏文字里找那些用来表达你的意思的字眼时，你很难指望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每个词。因此你也只好留下一些东西，让你的收信人靠他的智慧去理解了。这封信的意思，十分清楚。有些恶魔正在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作对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信上说明

他是一个富乡绅。他确信——他找不到‘Confident’（‘确信’——译者）这个字，只能找到与它相近的字‘Confidence’（‘信任’——译者）来代替——事情已经万分紧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成果——而且是一点非常象样的分析工作呢！”

福尔摩斯好象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，即使在他没有达到自己孜孜以求的高标准而暗自失望的时候，对于自己比较好的工作成果还是会产生一种不带个人偏见的欣喜的。当毕利推开门，把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引进屋来时，福尔摩斯还在为自己的成绩而轻声发笑呢。

那还是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，亚历克·麦克唐纳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名噪全国。他那时还是个青年，可是，由于他经手的案子都办得很出色，因而在侦探界已经成为深受信赖的一员了。他身材高大，体形健壮，使人一看就知道具有过人的体力；他那巨大的头盖骨和一双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更清楚地说明他有敏锐的智力，这种机智就从他那两道浓眉下闪烁出来。他是一个沉默寡言、一丝不苟的人，性格倔强，带有很重的阿伯丁港的口音。

福尔摩斯已经帮他办了两起案子，均告成功。而福尔摩斯自己所得到的唯一酬劳，就是享受用智力去解决疑难的快乐。因此，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非常热爱和尊敬，这表现在，每逢他有什么困难，就老老实实地来向福尔摩斯求教。一个平庸的人看不到比自己高明的东西，但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能立即认出别人的天才来。麦克唐纳很有才干，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辱身分，因为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和经验上，都已经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了。福尔摩斯不善交游，可是他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却并不讨厌，每见麦克唐纳，他总是面带微笑。

“你真来得早，麦克先生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祝你顺利，我担心又有什么案件发生了吧？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想，如果你不说‘担心’，而是说，‘希望’，倒还更近情理些。”这个警官会心地微笑着回答，“好，一小口酒就可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。谢谢你，我不抽烟。我不得不赶路，因为一件案子发生后，最初的时刻是最珍贵的，这一点你是最清楚不过了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

警官突然停下来，非常惊异地凝视着桌上的一页纸。这是我草草记下密码信的那张纸。

“道格拉斯！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伯尔斯通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福尔摩斯先生。哎呀，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了！你到底从哪儿搞到这两个名字的？”

“这是华生医生和我两个人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。可是怎么，这两个名字出什么岔子了吗？”

警官茫然不解、目瞪口呆地看看我，看看福尔摩斯。“正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早晨被人惨杀了！”

二 福尔摩斯的论述

这又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，我的朋友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生的。如果说这个惊人的消息使他吃了一惊，或者说哪怕使他有所激动，那都言过其实了。尽管在他的癖性中不存在残忍的成分，可是由于长期过度兴奋，他无疑变得冷漠起来。然而，他的感情固然淡漠了，他的理智的洞察力却极端的敏锐。这个简短的消息使我感到恐怖，可是福尔摩斯却丝毫不露声色，他的脸上显得颇为镇静而沉着，正象一个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溶液里分离出来一样。